

乡下姑娘

于逢著

圖書館

# 乡 下 姑 娘

于 逢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八 年 · 北 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陽門大街52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號

天津市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\*

書號859 字數 77,000 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 4 3/8 插頁 2

1958年5月北京第1版 195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601—37000 册

定價(6) 0.45元

## 第 一 章

黄沙坑是一个客家人①的村落，無声無息地藏在連綿的大山的环抱中。这連綿的大山，都是矗立在丰順县南的釋迦嶺的流脉。它好像一只章魚躺在那里，向四面八方伸展着巨大無比的肢爪：东边达到韓江，構成猙獰的崖岸；南边流布在韓江平原上，变成無数矮小的、柔馴的山丘；西北兩边，和鴻圖嶂与銅鼓嶺的流脉連接起来，展开在丰順全境。这派大山大嶺中間，形成了許許多多的坑谷，布着許許多多的客家村落。

像所有的客家村落一样，黄沙坑是渺小的、貧瘠的。从山上往下看，那些小小的家屋，鑽聚在从黄沙嶺伸出来

---

① 客家人，是散处于广东的东江北江各地的一种居民，以刻苦耐勞著称。有自己的語言、風俗、習慣。大概因为晉朝才从北方流徙到广东，所以被先来者称做“客家”。

的山岬上，形成一个馬蹄形；另外一些則散布在盆谷周圍的山壁上和深坑里，給樹叢遮蔽着。它們蜷伏在那里，好像一堆堆的毛虫，骯髒而且卑微，似乎連頭也抬不起來。這樣的村落是灰暗的、憂郁的，而且充滿無邊的寂寞。

盆谷上上下下，長着茂密的松杉、竹叢和生殖力極強的蒴基草<sup>①</sup>。在傾斜的山坑上，鋪着一層層的梯田，從山腳一直爬到山腰。黃色的小泥屋和白色的石屋，依着那被稱為“嶺背”的山岡地勢一層層建築上去。嶺背的脊背上，也開着一塊塊的梯田，豎着青青的禾稻，好像一條從黃沙嶺伸下來的長着綠毛的毒龍尾巴；而那些層層的灰暗家屋，正是尾巴上的鱗鱗和巨爪。

嶺背周圍的房子，大半是先人遺留下來的，經歷了好些世代，看着人類生殖、成長、勞動和死亡。它們一座座分開，樣子十分相似，一律顯得又陳舊，又古老。——四堵石牆并排地豎立在正面，好像四個“介”字，互相隔離着；間隔中間是灰沙牆或者泥牆，開着三個門：正中的是大門，通進正座去的；兩側的是巷門，通入兩條小巷去的。左偏間和右偏間排列在兩邊，構成正座的兩翼。

大約三百多年前，從嘉應州大本營派分出來、尋獲了豐順縣城一帶地方做他們的故鄉的客家人，又感到土地

---

① 蒴基草，是一種羊齒類植物，干枯後可燃燒，為該地人民的主要燃料。

的缺乏，于是再派一部分子孙走进釋迦嶼的叢山里找寻乐园去。其中有一支姓張的家族，联群結队翻过了叢山，在黃沙嶺下找到了这么一个小小的荒涼的盆谷。他們在这里开辟了一个世界，而在半自給自足的經濟状态中过着艰苦的岁月。他們大多数人是艰苦的，但極少数人却慢慢地富有起来，好像几棵長在蒨基草叢中的岡粘树。他們虽然都是同姓的家族，但他們中間并不是沒有压迫和剝削的：他們的岁月过得并不算很平靜。

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黃沙坑給卷进了漩渦里。工农紅軍从外間撤进釋迦嶼，把釋迦嶼作为他們抗击国民党白軍的有利障地。黃沙坑成为一个游击战場。紅軍开到了，發动群众，把土地和谷物从地主手上剝夺过来，分給無地少地的农民。他們在村里写大字标語，集队操練，唱“同志歌”，演“白話戏”。……但忽然，他們退走了，隱藏了，白軍跟着推进来。他們显出一副猙獰面孔，抓人，搶粮食，調戏妇女，放火燒房子。他們捉不到一个紅軍，只好杀些农民泄憤。但他們一开走，紅軍就又立刻跟踪回来，并向他們追击了。……他們兩軍这样互相进出，繼續了許多时日。

村人第一次經歷战争，开始是感到陌生和害怕的；但后来却慢慢地習慣了。小伙子們和年青的妇人家都变得胆子很大，白軍来到的时候，他們就把粮食帶到山上去，找些石洞泥洞躲起来；白軍走了，紅軍来了，他們就回到

村里，仍然繼續勞作，而且和這些“同志哥”混得廝熟，跟他們學唱歌，鬧革命。當紅軍最後撤走的時候，他們有些人也就跟着走掉，以後再不見回來。

十年過去了，黃沙坑恢復過去古老的日子，人們過着永遠是苦難的歲月。他們被重重的山巒封鎖着，隔絕了和外間世界的來往。他們始終保持着客家人固有的生產方法、生活方式，保持着固有的道德和固有的服裝。婦人家們，直到現在仍舊穿着闊大的鑲邊衫褲，頭上仍舊梳着幾百年前的髮髻，好像一匹雄鷄一樣蹲在那裡，插着一支銀簪和兩支沒有墜子的銀釵。一切仍舊，一切似乎都僵化了。

但十年過去了，抗日戰爭爆發了。戰爭爆發的第三年夏天，韓江平原受到日本鬼子的侵襲。國民黨軍隊紛紛退却，韓江平原變成了敵我犬牙交錯的戰場。黃沙坑經過一度震動後，成為國民黨軍隊某部的後方駐地。他們占住在祠堂裡，雜居在農民家中。軍官全擺着官僚架子，士兵則時常放潑不講理；但其中却有一些青年政工隊員，開班教農民讀書識字，演救亡戲給農民看，跟農民講軍民合作和抗日戰爭的道理。起先大家以為這是白軍回來了，但看看又不很像。後來知道，這個軍隊既不是白軍，也不是紅軍，而是什麼“抗日軍”。據說，現在已經不分紅軍白軍了，大家聯合起來打日本鬼子了。人們感到，新的生活似乎要開始了。

## 二

一座較新的石房子朝东建筑在嶺背脚下，面临广阔的禾田，正对着陰暗的峡谷。四堵“介”字形的石牆，泛着白光；兩側的灰沙牆，塗上了厚厚的白堊。它的样子显得又年青，又富裕，好像非常自傲。大門額上塑了四个很为端正的隶書：“韞玉山庄”。

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它和它的富有的主人曾一起受着“灾难”：房子右側那列偏間給燒掉了，現在只遺留下一些烏黑的殘牆断柱，喚起主人的慘淡記憶。正厅牆上紅軍用墨写下的“同志歌”，經過兩回洗刷，还没有完全消褪。房子左側白灰牆上的大字標語，直到現在却还十分鮮明，吸引着对溪过路人的視線：

工农兵，联合起来大暴动！

紅軍是工农的武装！

这座房子是属于一个姓張的家族的。这个家族由老太婆張發婆和她的男孙長德、長就、長福、孙媳如何桂花、童养媳列瑪<sup>①</sup>、曾孙女細瑪大小七个人組成。老太婆的丈夫張發从南洋回来不久，就从他父亲的老家分出来，建筑了这座庄严宏偉的房子，而且附庸風雅，請人替它起了这样一个很为別致的名字，还做了一副对联，貼在大門的

---

<sup>①</sup> “瑪”，該地客家話。是女性的幼称或暱称的接尾詞。



兩旁。对联这样写道：

韞玉何須求善价

山庄永固得安居

這兩句寶貝，每年一次給写在紅紙上貼起来，表示整整的一年又要宣告結束了。

老太婆張發婆像一般客家妇女那样，年青时候有股蛮性的精力，参加着劳动事業的創造；作为一根支柱，撑持了全个家庭的重量。現在她已經六十八岁了，但她还能劳作，而且把劳作当成娱乐。她的头髮变白了，稀疏了，挽成一个小髻蹲在头頂上；她的臉皮發皺了，好像干癟的荸薺。一年四季，她永远穿着那一套闊大的藍布衫褲，走来走去。它們已經破碎不堪了，到处都是大小新旧的补釘，重重叠叠，構成花斑斑的一片，至于原来的面目如何，則似乎有点难于辨認了。

在不断的劳动中，老太婆度过了青年、壯年，現在已經到了晚年，变得又佝僂、又細小。但她始終要自己当家，她本人就一直参加劳作和管理生产事务。她整天拖着破鞋子来往走动，帶孩子、放鷄、喂猪、夾狗屎、檢牛糞、燒垃圾、弄肥料，从朝到晚，沒有休息。她的动作是迟鈍的，手脚是哆嗦的，耳朵有点聾，时常听錯話，老眼睛又黃濁又昏花，不断察看周圍，帶着警惕和敌愾。

韞玉山庄曾經遇到一些“惡运”。紅軍初次来到黃沙坑，她們就給村里人斗争过；紅軍走了，白軍来了，白軍就

把她們当作一个目标，进行敲詐。她們稍为反抗，她的兒子、兒媳、長孫媳婦都給抓住当作紅軍杀掉了，只逃出長德、長就、長福兄弟三个人。当时她不肯逃，硬要留下来守着石房子。白軍因为她年紀老了，人又懵懂，似乎有点神經錯乱，也就放过了她。石房子的右偏間就是在这一次給燒掉的。

此后，老太婆变得更加頑固多疑了。她什么事都要知道，都要管。每次收获谷麦紅薯回来，她要全部放进她的臥房里，归她保管；每年过剩的粮食，她就騰出一些来給次孫媳婦何桂花挑到圩市去卖，回来时候要把全部錢銀交給她，一个銅板也不能瞞过。至于雇人帮工，錢也是由她亲手付給的。她的臥房就是正座的左廂房。房里后牆那个唯一透光的小方洞，給她用泥磚堵住，封得十分严密。房里整天显得昏昏沉沉，充滿刺鼻的霉味。东西在四周累累地堆积着，看不清是什么。那里有谷米和紅薯，有鐮刀、犁耙、破桶、和箭籬<sup>①</sup>，有塵封的織布机、笨重的枱椅、和支离破碎的古老大鐘，还有奇臭的尿桶和許多說不出名堂的撈什兒。这是韞玉山庄的大保險箱，是农家什物的大总匯，老太婆絕對不讓外人參觀，甚至也不讓何桂花进去看。曾經有些不知趣的村人向老太婆打听

---

① 箭籬，是一种給捶裂而晒干的小竹枝，火光很亮，風吹不灭，为該地人民夜間的唯一照明用品。

房間里面的情形。老太婆只是翻起閃光的老眼，瞪了对方一会，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走掉了。她开始痛感到这个大保險箱已經引起別人注意了，于是更加严密地保衛它，更加多疑地对待每一个人。

当韓江平原受到侵襲的时候，老太婆也知道是中国軍隊在那里和日本鬼子打仗；但当真看到軍隊从韓江平原退进盆谷里来的时候，她又疑心是紅軍或白軍回轉来了。她于是昏乱起来，关了猪群鷄群，挑着粮食，鎖上大門，催着一家子人上山，躲进十年前挖下的泥洞里。待局势平靖了，看着有些人下山了，她才帶着戒惧的心情回去。不料大門早給打开了，正厅中間張起藍布，圍成一个房間，里面挂着雪白的蚊帳，住着一个什么軍官；另外的一个軍人，看来是这个軍官的勤务兵，則住在右廊下，也挂着蚊帳。老太婆又气又怕，夜里偷偷摸摸地起来，把何桂花的銀簪銀釵和自己的銀鈿銀耳环都埋到地下去，而且督促何桂花用湿泥把紅軍写下的大字标語塗掉。因为据她的积年經驗，諸如此类的黑字都是会招致杀戮和焚燒的慘禍的。

住在正厅里的軍官，原来是一位大人物，大家都叫他做黎主任或主任先生。他穿着一套綠麻布軍服，銅鈕扣閃閃發光。大皮靴也是烏亮亮的，走起路来，橐橐地响。他时常左顧右盼地慢慢走着，仿佛他在踞临着高山似的。其实他一点也不高，倒是个矮子，白白胖胖，沒有鬚子。

不过并不是根本沒有，却是給剃得光光滑滑，因此显得很年青，最多不过三十五岁。他的小臉蛋养得又嫩又紅潤，帶着一種和善女人的表情。然而他却时常發很大的脾气，咕嚕着一口听不懂的廣州話，喜欢这样呵叱人：“哼！哼！”他的勤务兵，是个勤务班長，姓陈，派头也很大。他比他的官長高大半个腦袋，身材漂亮，举止瀟灑。他的臉孔白皙而且溫柔，显着一副討好別人的神情。眼睛是眯細的，不大看得見眼珠，仿佛整天笑着一样。他的屁股后面挂着一支二号駁壳槍，隆起在衫脚下面，跑起路来，显得滿神气。他除了伺候主任先生外，就是到处閑逛游耍，走来走去哼着歌兒，有点傻气可笑。

老太婆見到这样的兩個住客，起先怕得要命，后来看到他們似乎比較規矩，也就漸漸地放下了心。她开始确实知道他們既不是紅軍，也不是白軍，而是什麼抗日軍。但因为仍然生怕自己有被当做財主的危險，她于是老向他們訴說从前的軍隊如何殘暴和自己如何窮苦，三翻四复地用着“慘切啊！苦死啊！”這兩句嘆語。

黃沙坑除了老太婆的次孫張長就，沒有一個是知書識墨、會說軍隊通行的廣州話、而且見過大場面的人。張長就是曾經到過揭陽縣城并在那里讀過高級小學的。他于是借着从城市学来的全套本領，拍軍隊的馬屁，給軍隊跑腿。他給軍隊找宿营地，找民伕，借床板，借糧食，一方面得到軍隊的賞識，一方面又能向村人大显威風。他很

快就在軍隊的支持下，給當地政府委做保長，代替了村里的第一個財主張日成的從前位置。他和軍隊於是互相勾結起來了。老太婆竭力反對他在這個時候當這個“官”，說跟軍隊來往總是凶多吉少，但是孫兒卻有自己的主意和計謀。他終於用事實說服了老太婆，並從她的手上套了一筆錢，擴充自己開在對溪山腳的小雜貨店，拼命向軍隊做生意，把新簇簇的大洋鈔票大把賺進來。他本來是顯得懶洋洋的，但自從當上保長，做好生意，就忽然變成一個充滿朝氣的人物了。他那灰黑的薄嘴唇碰到軍隊就嘻開；他那尖削的白臉孔帶着一副偽善者的神氣；他那微斜的小眼睛不停地眨閃着，仿佛害了什麼病。他每三天到一次附近的天洞圩，每半個月到一次隔山的登塘圩，採辦大量合銷的日用貨品，和村里大財主張日成開的那間大雜貨店比賽。哥哥長德已經給他調到店里做助手：採辦貨物時候當挑夫，平日則坐鎮店里當掌櫃，由他從旁指點學做生意。現在，他整天笑容滿面，興致勃勃，仿佛他的事業，今天才算真正開始。

### 三

韞玉山莊在村里原來有二十多亩上好沙田，七八亩菜園和旱地，兩間肥料房，一只大水牛和一只周歲的小犢，一座出產香粉的水車作坊，以及許多大豬小豬、大鷄

小鷄。這是一筆大財產，老太婆一直拼命總攬在自己身上。因為自從兒子枉死以後，她就沒有可以完全信託的人。在孫兒孫媳中間，只有長德還老實。不過這個三十多歲的漢子，除了勞作之外，卻什麼都不高興管。他只知道造木桶、釀米酒、蓋泥屋、種田收割，以及吃飯睡覺。說到老太婆的心疼的福牯<sup>①</sup>和列瑪，一個只有十二歲，一個才滿四歲，什麼事情都不懂。至於長就和他的媳婦何桂花，一個滿身帶着城市人的怪脾氣，一個又是外人，十分可恨；老太婆自然也不能把財產的管理權交給他們。

何桂花被老太婆從西潭村買回來的那一年，正是白軍進入黃沙坑破毀了韞玉山莊的那一年。所以她在老太婆眼中成為一個不祥的人。她從小放牛割草，自從做了韞玉山莊的童養媳以後，更參加種種成年人的勞動。她一向長得很是結實，現在身材更是圓渾動人，頭髮又細又長，而且黑得發亮。圓圓的臉蛋，時常帶着稭氣的笑；貓樣的大眼睛，一點也不畏縮地盯着人。她動輒叫出尖聲，接着就發出一串快活的朗笑，好像淘氣的孩子。和婦人家們混得熟了，她逐漸懂得許多男女間的事情。最後在她完全成長起來的時候，她那沒有見過面的丈夫張長就從揭陽縣城——一個什麼遼遠而美麗的地方回來了。

張長就是在村里還沒有遭受戰爭破壞以前給父親送

---

① 牯，該地客家話，是男性的幼稱和暱稱的接尾詞。

到揭陽县城讀書去的。他十六岁外出，現在變成一個瘦長的青年回來，帶着一張高級小學的畢業證書和一身城市人的知識經驗。對父親的慘死，他並沒有感到怎麼淒傷。他在荒涼的盆谷里穿起一套白竹紗衫褲逛來逛去，引起了山民的羨慕，因此自以為是特等人，一點也不想勞作，只是等着家里供養。夏天他拿着一柄漂亮的白紙扇，寫意地搨着；冬天他就穿着毛絨衣和襪子，到左近的村落游蕩。他梳頭要用彩色的膠梳，漱口要用牙刷牙膏，洗衣服要用肥皂。他說石房子骯髒潮濕，住不得；他說菜太咸，吃不得；米太粗，咽不下。他已經是一個十足的城市少爺了！當他看見那樣的一個村女，有着那樣的圓臉、那樣的怪髮髻、那樣的黃牙齒、那樣蠢頭蠢腦的笑，而且說就是他的“終身伴侶”的時候，他差不多氣得昏過去。但他終於給村里的傳統勢力壓迫着，給橫蠻的老祖母監視着，不得不帶着作嘔的心情，和她一起睡到家里早就給他們準備好的右廂房里。他們終於變成了夫婦。但他一點也不喜歡她，而時常役使她、罵她、打她、刮她的耳光、捶她的脊梁，仿佛她是她一生的痛苦泉源似的。

他逐漸習慣了山村生活，覺得不用動手也能悠閒度日，倒很不錯。他開始收起那副了不起的神氣，和村里的浪子們混在一起，講究吃喝玩樂。但是沒有多久，足智多謀的老太婆就拿了一個繩子套在他的脖子上：她慫恿他開小雜貨店做生意，唆使他管理生產事務，農忙時候叫他

去雇人帮工，年底时候叫他乘机放债。半年以后，那种喜欢劳作、贪爱金钱的传统血液开始在他体内发生微妙作用。他终于变成了老太婆的俘虏。

何桂花在老太婆和丈夫的冷酷待遇下过着生活，悲苦而又孤独。自从用银簪把圆髻梳成雄鸡髮髻以后，她就变成一个妇人，而且很快变成一个母亲。她的少女朗笑于是逐渐收敛起来，而她的动作却越发显得温文而宁静了。她整天好像牛马一样劳作着，但她是默默的。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可以学村里的其他农妇那样和家里的人吵嘴，而只会用那黄黄的猫眼睛静静地望着每一个人，带着感谢的甚至近乎抱歉的神气。

但是自从军队来到这个盆谷以后，自从青年政工队员出现在村里以后，自从勤务班长住进韞玉山庄以后，何桂花的生活却忽然好像转上另一条轨道上去了。

## 第二章

### 一

初冬的夕陽放射着眩目的紅光，在一下一下沉落着。釋迦嶼在远远地显着宁靜的藍影。紫灰色的霧气很快从潮湿的山坑里流瀉出来，弥漫了整个盆谷。乳白色的炊烟



在嶺背周圍升起，和霧氣溶和着，變成一抹輕煙，靜靜地橫在黃沙嶺的腰間，逐漸拉長，劍似地伸到峽谷的上空去。盆谷里充滿篝火の窒息氣味。一只蒼鷹黑影還在夜空中默默地盤旋。

廚房里，大磚灶中正在燒着蒟基草，荷荷地發响；火光搖晃不定，在牆壁上閃跳。細瑪坐在一堆禾稈上，傻看着熊熊的灶口。何桂花卷起了闊大的袖筒，露出圓圓的手腕，在洗刷着碗筷，一邊回頭關照着她的剛滿周歲的女孩。廚房門外出現了一個人影；她知道他是誰，只管低頭工作，裝作沒有看見。她聽着他猶猶豫豫地走到灶口前，於是轉過身來，垂着兩只滴水的手，翻起黃黃的大眼睛在黑暗中深深地望着他了。

“嘿，看什麼？”勤務班長蹲下來逗細瑪玩兒。“這里，一塊黃糖，拿着！……這樣拿。……對了！”

“不要給糖她吃。”何桂開口說。“她肚子痛，愛哭。不要跟她玩。”

他手里抱着一包東西蹲到灶口前。他的臉孔給火光照得通紅，似乎喝醉了酒。他在表袋上插着一支鋼筆，閃閃發亮。她感到他是一個奇異的陌生人，不知道從什麼遙遠的地方來，將來又不知道要走到什麼難于想像的地方去。但現在他是和她坐得這樣近，顯得這樣親密。她看着他，仿佛看着一個淘氣的孩子，時常從心底升起一種好奇的、同時是溫暖的感情。